

#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sup>\*</sup>

——巴赫金访谈录

周启超译

译者按：巴赫金文论的一个核心便是人文话语的“复调性”，不同界面的“复调性”。“复调性”这一学说的思想原点在哪里？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波兰学者兹比格涅夫·波德古热茨曾于1971年采访过晚年隐居中的巴赫金。这篇珍贵的访谈录，记录了巴赫金本人晚年对陀氏小说“复调性”的解说。它对于我们走近巴赫金，理解巴氏学说中的这一关键词，无疑是有益的。

——在您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轴心思想是什么样的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世界终极问题领域里的真理是不可能在单一个体意识的界面上被揭示出来的。它无法被纳入一种意识里。它是在许多种平等的意识之对话性交流过程中得以揭示的，况且它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揭示出来。只要思索着且寻求着真理的人类还存在，这种在终极问题上的对话就不可能结束，不可能完成。对话的终结乃意味着人类的毁灭。如果所有问题都获解决，那么人类也就不会有继续存在的动因。诚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对话的终结乃意味着人类的毁灭——这一思想早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就以胚胎形态表现出来了。然而，它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长篇小说中才获得了最为深刻与最为丰满的体现，艺术的体现。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声部复调型长篇小说的首创者，这种小说是作为终极问题之紧张而热烈的对话而被构建起来的。作者并不去完成这种对话，并不去做出其作者的解决；他是在揭示那存在于矛盾之中存在于未完成的生成之中的人类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认可任何形态的完结的。如果说，他的一些长篇小说（例如，《罪与罚》）看上去似乎是完成了，那么，这不过是文学形式上的完成。可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怎么说也是未完成的，那里的一切都是开放的，所有的问题到头来还是问题，没有任何导向明确的解答的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观点（当然，他是持有那些观点的，他将它们融入自己的政论作品、期刊文章、书信与演讲之中），那些承受着他那个时代、他那个群体的利益、他本人的思想取向之种种局限的观点，在部分地进入他的小说。当然，我们也会在他的那些小说里寻找出有关的地方，那些地方似乎在重复，——不过，是通过人物之口来重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思想，某些看法（比如，在《作家日记》里）。然而，在那里，这些观点完全不具有作者直接言说的性质，它们都被引入对话之中——那种承认所有其他与之相对立的观点都有同样的理由的对话之中。进而，他在其小说里得以

<sup>\*</sup> 译自《对话·狂欢·时空体》杂志 1998 年第四期。

超越这些颇有局限的、狭隘的个人的、狭隘的信仰的、东正教的观点。我认为,这正是陀氏笔下最基本的东西。至于说要去挑出某一种特别主导的思想,那是无法办到的。全部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在于这种体现于不同个性身上的思想之多元。全部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在于这种注定是不可完结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在其小说里展示,就实质而言,对话的完结,争论的完结,只能凭借某种外在的粗暴的物质力量的介入而实现。实际上呢,这样的对话性思想与意义本来乃是不可完结的。

——您是怎么看待那些专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评论著作的呢?

——一些文艺学家,一些深谙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行家,诸如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罗赞诺夫,在大多数情形下,一个个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竭力利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企图将一种整一的思想体系强加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人恰恰是不认可任何体系的。他认为,任何体系都是人为的与带有强暴性的。首先,这是对人的理性与心灵的一种强暴。人的思想并不具有体系性,而是具有对话性。也就是说,它要求应答,要求辩驳,要求赞成与反对。唯有在这种自由较量的氛围中,人的思想与艺术的思想才能得以发展。革命前文艺学的那些代表人物不知怎么将这一点给忽视了。当然,即便在我们当代,许多人也还在力图将一定的世界观,将某种已然确定好了的观点体系,强加于身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这类文艺学家人数甚多。诚然,这并不剥夺这些人的著作的价值,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此复杂如此丰厚,可以从千万个不同的侧面去走近他,而终归也不可能将他一下子给把握住。正因为他具有对话性,正因为他具有复调性,——他就不可能被穷尽。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嘱咐我们去继续他生前进行的那些争论,去继续他的那些主人

公所进行的争论。那些争论将永远继续下去,现在我们还就此进行争论,这样我们也就是在继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论。因此,所有这些强加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白性见解,也是有益的与必需的,它们在从某一个侧面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因为这一点,我珍视那些并不以复调的观点理解陀氏小说的苏联文艺学家的著作,尽管复调式理解已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确立起来了。已故的格罗斯曼曾展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乃是围绕一些世界性命题的世界性争论,而且这争论是不可完结的。我非常珍视已故的鲍·米·恩格尔加特的研究与见解。最后,在什克洛夫斯基的《赞成与反对》一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总是有“赞成”与“反对”这一点已经得到展示。

我认为,已故的多列宁、弗里德连捷尔、基尔波京、布尔索夫、叶甫宁的著作是非常有价值的。所有这些著作在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各种不同的层面,不过我压根儿就不认为,在文艺学领域只可能有某一种方法。文学是如此复杂,以致于有时甚或在一些粗浅的看法中仍然可观察出对文学的某种见解来。当然,这样说,丝毫也不涉及我刚才列举的那些学者。他们的著作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我特别看重弗里德连捷尔的著作,他那本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的理论著作。

——您是堪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研究领域最具奠基性的专著的作者。这部书刚刚有了波兰文译本。您能否讲一讲这部书的主要思想?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作独白式的理解,不能像理解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其他的长篇小说家那样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外,我试图在我这部书中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入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我认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作家,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纳入一个时代——他们所在的

那个时代——的框架之中。甚至是比较宽泛地理解的整个19世纪这一框架之中,甚至是近代这一框架之中。他们似乎将人类在其历史存在的世世代代的岁月里所做出的一切都涵纳于一身。而我恰恰是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要根基。从古希腊的作品开始,我引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对话小说那条特别的流脉。我认为,他使文学的世界性发展历程中这一巨大流脉终于完形。在我这部书里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入拥有其全部现存容量的世界文学之中。当然,我本人不能评判自己著作的优长。不管怎么说,这部书乃是我在很久之前写出的。书里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加以补充,加以延伸。我现在一部分时间正从事于这一工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复调小说的首创者,对后来的作家们产生了巨大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作家中又有谁继承了对话小说这一流脉?是否可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作家们所创作的一切一笔勾销,而认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要在文学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已是不可能之举?

——现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乃是一个颠峰,乃是对人的思想、人的探索加以对话式理解这个领域里的一个颠峰。诚然,这丝毫不抹煞所有先前环节的价值。苏格拉底依旧是苏格拉底。概而言之,我有一个术语——大时段。而在大时段里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也不会丧失自己的意义。在大时段里,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古希腊罗马所有的作家—思想家,一个个都同样有资格各居其位,永垂史册。在这大时段里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席。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什么也不会消亡,反倒是一切都会更新。每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先前的脚步都会获得新的补充性意义。而我们总是在对我们之前的那些伟大的作家与思想家的建树加以更新与延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我觉得,未来是属于复调小说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未来会将过去勾销、取代或削弱。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形式,在未来,比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是要更富有建构能力的。但是,托尔斯泰并不因此而受损,并不因此而变得渺小了。相反,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另一些作家那类独白型小说依旧会存在,而且还会在新的复调型小说的背景上得到发展,而获得新的意义。看这种小说,我们会得到休息,因为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小说,一如去看如今在法国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所创作的那些复调型小说,你是怎么也得不到休息的。如今在像法兰西那样的一些国家里,出现了一些循着陀氏的路子而创作新小说的尝试。这首先是指加缪。他的长篇小说《鼠疫》,他的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乃是直接仿效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构建的。萨特笔下的许多东西也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在我看来,加缪要更深刻些。卡夫卡笔下也有这样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直接的借鉴。看上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影响本应当是发生在俄罗斯作家身上的。我能举出的仅仅是安德列·别雷的《彼得堡》。这部作品堪称20世纪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在那里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列昂诺夫的早期作品——也是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它们已不那么有趣了。诚然,所有这些作家均未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力度与深度,但还是拿出了自己的东西。要去说一切都已完成,对陀氏在文学中的建树无法超越,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一向认为,任何完成,甚至即使是一部伟大作品的完成,总是弥漫着些许死亡的气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不可能去谈什么完成。超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能的,但无法取代他。

——那么,您认为哪一本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写得最好的呢?

——我在前面列举的那些作者的书,都是写得很好的,每一本都有自己的特色。难以挑出一本最好的,再说这简直也是不可能

的。

——就作家创作的研究方法而言,哪一些错误是最为常见的?

——一般说来,没有什么错误可言。只是小学生们才会常常犯错误,人家将它们纠正过来,用红铅笔给标出来。我反对人家说学者犯下了错误。什么样的错误?此乃不正确的词语,它把学者降格到了小学生的水平。可是,在我们这儿,有人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也在托尔斯泰笔下找错误。这并不是什么错误。那是一些论点,我们觉得较为重要的与不重要的论点,对之我们同意或不同意。但是,我们不同意的东西,完全不意味着那就是错误。我也是复调式地看待这个问题的。那个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东西——宁可说是一种不足。那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剪裁。有些人是在用拉斯柯尔尼科夫、伊万·卡拉马佐夫这样一些人物的思想与观点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些人则是在竭力将一切都集合到索尼娅或佐西马老人这样一些形象之中。这都是失真的。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当在其全部矛盾性的整一之中来开采。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还有哪些层面尚未被触及呢?

——首先,是传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甚至连传记的写法还没有摸索出来:如何写传记,将什么写进去。我们这儿的传记——那是创作与生平混合而成的某种杂烩。像任何一位作家那样,创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此乃一个人,而生活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则是另一个人。这两个人(创造者与尘世之人)是如何相安相容于一身的,我们尚不明了。然而将这二者分解开来,似乎也是需要的,否则便可以弄到随心所欲的地步。要知道,有人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了老太婆,这就意味着作者,尽管是在想象之中,也实施了这凶杀。于是,荒唐之说出来了。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真也想象过自己是凶手,否则,他会写不出这部小说来,可是要知道这并不是现实行为,为那种行

为他可是要去承担法律上与道德上的责任的。艺术家可能想象自己在实施任何一种犯罪、任何一种罪孽,他在职业上也应当这么去做的,如果他想完全地把握生活,把握生活的全部因素。但并不能由此而认定。即便是以缓和的形式——这是在生活中对这一行为的实施。伦理上的责任与艺术上的责任——此乃不同的东西,不能将它们混淆。我觉得,布尔索夫在其著作中并没有自始至终地坚守这里已说得相当清晰的这一界线,虽然这丝毫也不抹煞他这部令人瞩目的著作的价值。那本书,毫无疑问,非常有价值,读起来令人意趣横生,此外,还有宣传意义。生活与创作,是以我们称之为人的个性深层的那种东西连成一体。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他不能将一切集于一身。在创作中,这个人——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这么说——是在破坏自己的整一,他善于在另一些人身上来体现自己。将生活与创作割裂开来与混合起来,都是不行的,但应当将二者区分开来,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的研究者总体上应当具备哪些素质呢?

——首先,此人不当去做一个教条主义者。一个教条主义者,不论他是在哪个领域,宗教的、政治的或者其他的——他总是会以自己的方式去曲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的教条气息去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众所周知,我们正在与教条主义展开较量。诚然,对于准确而深刻地理解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非教条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无论如何,不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成一个时髦人物,那种被相当肤浅而庸俗地理解的有趣人物。这也是常常会碍事的。我认为,像已故的列夫·舍斯托夫这样严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恰恰是有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成某种时髦的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也不是那种人。这是与严肃性相抵牾的。这样一种对廉价的趣味性与尖刻性的追求——这样一种品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

究中乃是碍事的。

——您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哲学家吗?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可是我要严格地区分:思想家与哲学家。哲学家——这是学者,这是一门职业,而且哲学——这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位哲学家,对这样的哲学他甚至是持怀疑、否定的态度的。

——您看,近些年来,在我们这边与在西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是不是在增长?

——在我们这边,在苏联,毫无疑问,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在增长,对他的理解在加深。看来,在法国也有这样的情形。那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是巨大的。两家出版社同时在出版我那本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的法文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那里行销得非常之好。尽管在英美,——也许,是我错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正在下滑。在德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并未减弱,也许,反倒是在增长呢。应当指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领域里见解深刻的著作,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虽然近些年来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大批量地问世。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还在未来。他还没有真正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目前大家都在力图将他强行塞入独白型小说的框架里,都在寻找整一的世界观,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力量并不在此。他是第一个理解了现代的人,第一个明白了单单一个头脑是难以容纳真理的,真理只能在未完结的对话中才得以揭示,人与人类在内在本质上是不可完结的。

——应当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搬上银幕或舞台吗?

——从宣传的角度来看,是应当去做这事的。毕竟广大群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知之甚少。尽管有的影片只是情节性的,但毕

竟有人去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也许,还会去阅读他的作品呢。然而,通过戏剧与电影来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绝对困难的。而复调——原本意义上的——本质上乃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舞台与银幕展示的只是一种世界,而且是以一种视角提供的。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以多种不同视角来展示多重世界的。有一个例子,在法国,曾有人尝试去创造一种戏剧,那种戏应当是并不局限于同一个场地与同一个时间,但并不借助于轮流交替,而是不同世界不同舞台的同时并存。比这类纯形式探索走得更远的实验,目前还尚未见推出。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乃是一位最令人棘手的、几乎是不可能通过舞台与银幕而被表现出的作家。不过,将他的作品拍成影片与编成话剧还是必需的。也许,一千个人当中有一个在看完影片或话剧之后,就想去读他的作品呢。而读完这一部小说,他就会去读他的另一些作品。我这是在以狭隘的实用的视角来评价这事——应当去唤醒人家,去促使人家更仔细地看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那么,您是如何评价舞台与银幕上已经出现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作的改编?

——就我先前所看的那些而言,也是十分突出地缺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调层面。在艺术剧院,甚至卡恰洛夫,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改编中都把伊万降格了,庸俗化了。那著名的一幕(与鬼交谈)在那些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观众当中竟引发笑声。这种改编,同样被简约化了,被定格为独白型作品了。可惜,戏剧在总体上一向是在被独白化。多声部,各种声音以及它们的世界之平等交流,在剧院里从未获得展示。

——前不久,苏联出版了带有艾伦斯特·涅伊兹维斯内所作的插图的《罪与罚》。您是怎么评价那些插图的呢?

——艾伦斯特·涅伊兹维斯内的那些插

(下转 63 页)

过程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叙述范式,后者则以戏剧方式在构造典型空间的同时呈现俄国民族性需要大力改造的问题。高尔基因而已不再被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围,甚至相反,被推认为具有强烈人道主义精神并勇于与主流意识形态抗衡的预言家。马雅可夫斯基成为新俄罗斯认可的经典作家,是因为他通过实践现代主义美学而把国际未来主义潮流俄罗斯化,在把大众生活和群众艺术一体化的诗歌创作活动中显示出俄国现代主义文学魅力。而叶赛宁在当代依旧拥有经典作家的地位,不再是因为真诚讴歌十月革命,却不理解革命给农村带来新变化。至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他的全部创作都被保留在经典作品之列,是因为他在继承俄国文学史诗传统的叙述中,张扬了俄罗斯民族的伟大性,以史诗般的风格展示了俄罗斯人民的坚韧性格和对和平的无限憧憬。与之相对应,白银时代一大批诗人、小说家尽管对上个世纪之交俄国文学转型起了巨大的作用,十多年来受到热烈关注,但由于追求文学中的知识化和学术化、探索性与先锋性大大超出了俄罗斯文学的民族化叙述传统,因而当代文学史家反而延续了苏联拒绝把他们列入文学史经典作家行列的做法(当然,理由不尽相同)。相反,不断确认侨民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历史性贡献成为新俄罗斯的一种重要现象,先后出现了多种俄国侨民文学研究著作,布宁、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约瑟夫·布罗茨基等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作家。特别复杂的苏联现象也找到

了表述规则: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三位苏联作家,曾经受到严重排斥,现今被视为经典作家,是因为他们在对苏联社会问题进行个性化的审美叙述中,从精神上延续了白银时代审美传统和俄国强调文学要关注现实的民族性传统。普利什文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等因以民族性审美形式表述了俄国人对大自然世界和生命的热爱,受到文学史家的青睐;苏联时代,一大批主流作家,诸如列昂尼德·列昂诺夫、舒克申、瓦连京·拉斯普京等,他们创作道路时间跨度大、并卓有成就,现今俄罗斯如何看待他们是很谨慎的——吻合俄国政治民族主义或审美的民族性传统的就认可,符合苏联时代意识形态要求的则被回避。

可见,通过民族主义管道切入复杂的俄国文化转型问题,可能是理解苏联解体后俄国在社会巨大转型中何以保持内部相对有序之复杂现象的最佳途径之一,同时也给认识俄国重构本土文学史提供了可能性空间,特别是扩展了阅读俄国文学的审美空间——打破了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之固定概念甚至僵化思维的限制。林精华之作的意义正在于在这种视阈下描述了俄国民族精神重建、文化观念重构、文学理论重修等具体情形,以及俄国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地域性特点,毫无疑问是在更大范围中认识俄国文化转型并在更大空间扩展了这些意义。

(上接44页)

图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可是第一次在插图中感受着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形象的多面性成功地表现出来了。这不是插图,这是作家精神气息的放射。这样说是因为,涅伊兹维斯内既成功地表现出一般意义上人的未完成性与不可完成性,也成功地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具体人物的未完成性与不可完成性。他得以成功地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品级观:一些单个的因素会获得决定性意义。而通常人们则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人物插图做成那样,好像那都是一些戏剧性或日常生活的事件。在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插图中,也仅仅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成功地展示出来。这还是插图家们所使用的那些艺术方法力所能及的。而在艾伦斯特·涅伊兹维斯内的插图中,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多面性的人。这些插图,即使是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有趣的。这可完全不是插图。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与他笔下那些形象在另一个园地,在线条画园地的延伸。